

# 消失的天堂

——雕塑《遷離的巴黎蔬果中心市場》

創作體驗

- 雷蒙·馬松 (Raymond Mason)



在星空之下，地處巴黎市中心的鮮花、蔬果市場照常開市，那裏充滿着歷史。

這裏是一個充滿力量、無限廣闊、使無數人歡樂的地方，但它的關閉將使人淚流成河。這裏有在冬天的

寒風冷雨中艱辛的勞作，亦可以看到強壯堅忍的男女。不過，市場的魔法在於能將這種堅強化為奇妙的溫柔，就連最叫人退避三舍的人物都變得平和可親；當然，這與共同勞作所帶來的歡愉有關。此外，農村作物之美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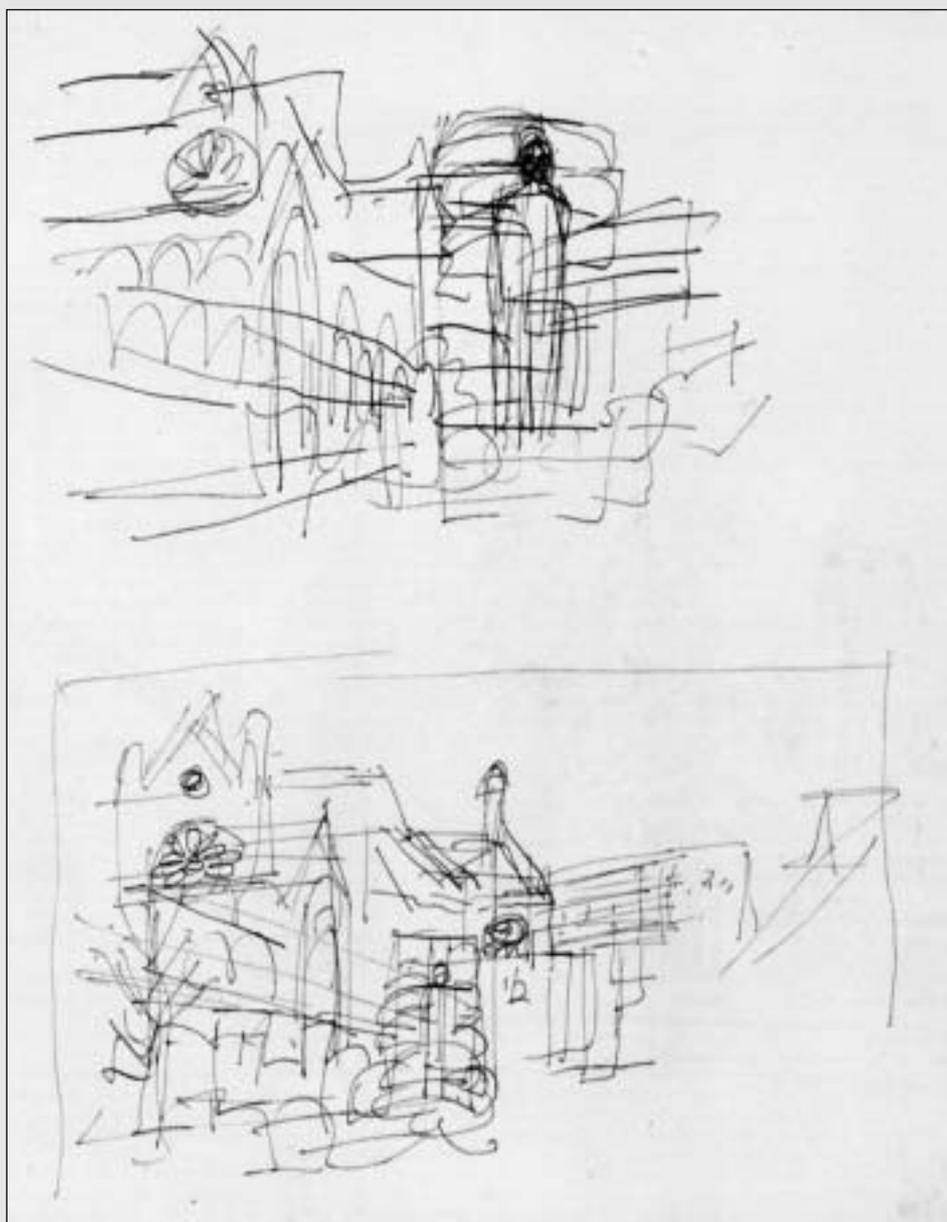


露痕迹地使一切高貴起來。說真的，巴黎蔬果中心市場是都市裏最後的大自然景象。現在，這個天堂消失了。

在《遷離的巴黎蔬果中心市場》這個雕塑中，我盡了力量嘗試重建這幅令人眼花繚亂的景象。相對於由這個美妙絕倫的景象所引發的感情而言，我的作品顯然只是一種差強人意的替代。不過，我希望觀眾看到作品的標題時，會清楚地了解到那些永久地離開市場的，前面提到的男男女女，他們現在由雕塑裏的人群象徵着。請保持一刻沉默，那中古時代的人正在離

開此處。與我們同種的「菜仔」（小菜），以他最好的形式從地土中生長出來。不過他是個自然人，而且不斷成長。我們將再也看不到這樣的一張臉了，亦永遠看不到他的同類。

還有那座恐怕是現存最特出的聖休斯達殊教堂，她是過去數百年歷史的唯一見證。只是見證嗎？不，她也同時扮演了主要的角色。巍峨高聳的她，號召了無數的活動與產品，賦予它們無限生機與偉大，聚集在她腳下的每個蟻民只能隱約地感受到這一切。



如果你不相信，還可以問一個人，就是那個碩果僅存、瑟縮在這座聖休斯達殊教堂外牆賣蔬果的小販。你可以問問她，是否願意在這石牆以外的別處渡過這些年來的寒夜。在巴黎蔬果中心市場，我們更接近雨果的「巴黎聖母院」，而不是左拉的「巴黎的肚腹」。

我在做這個雕塑的過程中漸漸發

現：理念與事物經過如此長期的結合，產生了形式與習慣的相互滲透。作品中央掛着的那張白菜葉，它的莖本來應該隨着層層捲繞的美的線條豎起；但是，葉子本身的紋路卻令人自然地想起那座晚期的歌德式教堂。被帶走的朝鮮薊 (artichaut)，重現着教堂直豎的石頂。這個無處不在的建築物使得蔬果的特性更為豐富，例如她



的彩色玻璃窗，以粗陋的形式填滿了三角楣；又如她那個高聳入雲的層層尖頂，猶如多個用石造的果菜箱，永恆地保持着平衡。

我想實現的這個主題，其實有一個將所有東西固定在一起的潛存的大網絡，我漸漸領略並確定這一點。這使我決定雕塑及繪畫的對象不只是這個巴黎心臟，還包括所有在這裏可以找到的東西，直達它們的最深處。我要分辨每一片椰菜花團、每塊朝鮮薊的葉片，猶如我會數蒙馬特與蒙多爾哥 (Montorgueil) 區街上的每個窗戶一樣。黑夜儼如一個蓄滿墨水的池子，散瀉在每一角落，規限着繪畫的軌迹。

日之將盡，有時我會對自己說：「看！那是個馬鈴薯的鼻子！」有時更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，如茄子的顏色；椰菜花不斷地令我着迷，它的形狀忽兒像耳朵，忽兒像男人的喉結（在椰菜葉後面）。一次，我因為將一對擁吻的男女置於中景處而感到興奮莫名，並對自己說：「這暗示着禁果！」充滿好意的觀賞者會在其中找到更多的思緒，而我一直希望找到更嚴肅的意念。對我而言這很正常，因為我被這個作品折騰了整整兩年。

我們是否都知道應放些甚麼在一件藝術作品裏面？在這個簡化的時代，答案似乎應該是：越少越好。對我來說，答案永遠是更複雜的：把所





有東西都放進去。人們好意地告訴我，我正在做着反潮流的事情。

那是真的，我在逆流而行。我不斷地聽到有關藝術運動、潮流，以及那些將油畫與雕塑推進二十一世紀的前衛人士的種種。換言之，那些藝術家們必須追逐着變動不居的潮流。不過對我而言，情況恰是相反的：藝術應把漂浮的思想攔截下來，或者讓它與物件結合，使其獲得重量與體積以便將時間止住，拒抗着千百年的時代。

希望我這個巴黎蔬果市場的小小行列，能永保真善。

**雷蒙·馬松 (Raymond Mason)** 當代著名雕塑家，生於英國伯明翰，1942年肄業於倫敦皇家藝術學院，後定居巴黎從事創作。1978年馬松因其在藝術上的成就，獲頒法國藝術及文學騎士勳章，他的作品曾於世界著名畫廊展出，並多次應邀參加威尼斯雙年展。最近他又獲得1996年度的「巴黎市大獎」。